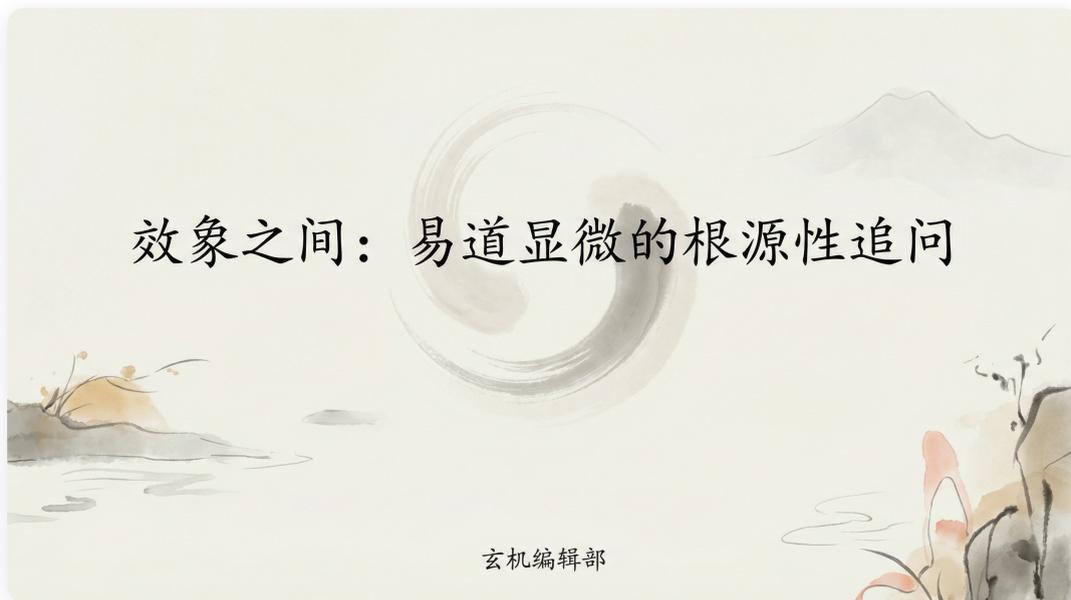


# 效象之间：易道显微的根源性追问



本文深入剖析《周易·系辞下》中“爻效象像”的核心命题，辨析“效”与“像”的动静差异，追溯“此”的指向，并结合先秦语境阐释爻象如何构成易道显微的认识论框架。

玄机编辑部 · 2026-02-06

周易 系辞 爻 象 效法

# 目 录

引言：一段被低估的易学总纲

第一章：“爻也者，效此者也”——“效”的本义与爻的生成逻辑

一、“效”字的上古语义场

二、“此”指什么？——天地之动的凝缩

三、爻的动态本质：不是静止的符号，而是运动的轨迹

第二章：“象也者，像此者也”——“像”的层级与象的认识论

一、“象”与“像”的微妙差异

二、“象”在先秦思想中的多重维度

三、为什么“效”在前而“像”在后？

第三章：“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”——内外之辩与易道的认识论架构

一、“内”与“外”的多层解读

二、“动”与“见”的哲学张力

三、历史案例：筮遇困卦的晋穆姜

第四章：“功业见乎变”——变的实践论与圣人的经世之道

一、“变”的三个层次

二、为什么是“功业”而不是“吉凶”？

三、历史案例：文王演《易》与周之兴替

第五章：“圣人之情见乎辞”——“情”的真义与辞的使命

一、“情”字的先秦语义：不是情感，而是情实

二、“辞”的双重性质：断言与警示

三、“见”字的再思考：为什么是“见”？

第六章：四层递进的整体架构——从效法到见情的认知阶梯

一、重审整段话的结构逻辑

二、与《系辞》其他核心命题的互文

三、先秦诸子的回响

第七章：从上古视角的根源性追问——卦爻符号何以可能？

一、符号与实在的原初统一

二、龟卜与筮占：两种符号生成方式的对比

第八章：先贤解读的汇通与辨析

一、汉代象数派的解读

---

二、王弼义理派的解读

---

三、程朱理学的解读

---

四、船山实学的解读

---

## 第九章：总结性反思——效象之间的永恒追问

---

一、这段话为什么重要？

---

二、三个未尽的追问

---

三、效与像的当代启示

---

结语

---

---

## 引言：一段被低估的易学总纲

---

在《周易·系辞下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，历来被视为理解《周易》整体架构的枢纽之辞：

"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；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，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。"

这短短三十余字，层层递进，从"爻"到"象"，从"内"到"外"，从"变"到"辞"，几乎将整部《周易》的运作机制——如何取象、如何成卦、如何断吉凶、如何见圣意——全部压缩在一个极为精炼的命题之中。然而令人深思的是，历代注家对这段话的解读，往往停留于字面疏通，未能充分展开其中所蕴含的深层哲学问题。

为什么"爻"的本质是"效"？"效"的对象——"此"——究竟指什么？为什么"象"的本质是"像"？"像"与"效"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分？"动乎内"与"见乎外"构成了怎样的认识论框架？"功业见乎变"这一命题如何理解圣人以易道治天下的实践逻辑？最终，"圣人之情见乎辞"——圣人的"情"是情感、情实还是情志？为何偏偏要通过"辞"来显现？

这些问题环环相扣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本文试图从先秦视角与上古视角出发，深入钻研这段经典文本的每一个层面，大量征引先秦典籍原文，结合历代先贤的解读与历史案例，展开一场对易道根源性的追问与探究。

---

## 第一章："爻也者，效此者也"——"效"的本义与爻的生成逻辑

---

### 一、"效"字的上古语义场

要理解"爻也者，效此者也"，首先必须追问："效"在先秦语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"效，象也。从攴、交。"段玉裁注进一步指出，"效"的核心义是"摹拟"、"仿效"、"呈现"。在上古汉语中，"效"有三层含义值得关注：

**第一层：摹拟、仿效。**如《尚书·说命上》所言：“学学半，念终始典于学。”学习的本质即是对先王之道的“效”。《论语·述而》中孔子说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“述”本身就包含“效法”的意义。

**第二层：呈现、效验。**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有效。”指事情产生了可以验证的结果。这一层含义在《系辞》中尤为关键——爻不仅是在“模仿”什么，更是在“呈现”什么。

**第三层：致力、效力。**如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“效官者。”此义虽非本句主旨，但暗示了“效”中蕴含的主动性——不是被动的复制，而是主动地趋向、投入、呈现。

三层含义叠加起来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“效”的复合理解：**爻，是对某种根源性存在的主动摹拟与动态呈现。**

## 二、“此”指什么？——天地之动的凝缩

那么，爻所“效”的“此”究竟是什么？

《系辞上》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线索：

**“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**

又云：

**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”**

再看《系辞下》的上文语境：

**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”**

综合这些语境，“此”所指向的，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，而是**天地之间阴阳消长、万物生化的整个动态过程。**

韩康伯注云：“效，法也。圣人法天地之动，而成爻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进一步疏解：“爻者，效天下之动者也。”这个“天下之动”极为关键——它意味着，每一爻的阴阳变化，都是对宇宙间某一具体动态关系的微缩与呈现。

让我们追问更深一层：为什么是“效”而不是“作”或“造”？

这个问题触及了上古中国思想中一个极为根本的命题——**圣人不是创造者，而是效法者。**《系辞上》明确说：

"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"

"仰观俯察"——这是一个谦卑的认知姿态。伏羲不是凭空发明了八卦，而是在天地万物已然呈现的秩序中，提取、摹拟、凝缩出了卦爻的符号系统。用"效"字而非"作"字，正是强调：爻的权威性不来自人的主观构造，而来自它对天地之道的忠实呈现。

这与老子的观点形成了深刻的呼应。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云：

"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"

"法"即"效"。在道家的视角中，一切法度的正当性，都来自对更高秩序的效法。《周易》以爻来"效此"，正是将这种宇宙论层面的效法，落实到了一个可操作的符号系统之中。

### 三、爻的动态本质：不是静止的符号，而是运动的轨迹

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要点：爻之所以用"效"来定义，而不是用"记"或"载"，是因为爻本质上不是静态的记录，而是动态的效法。

《说卦传》云：

"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。"

"兼三才而两之"——天、地、人三才，各以阴阳二爻表征，合为六爻。每一爻的位置都对应着天地人三才关系中的某一个具体维度。初爻与二爻为地道，三爻与四爻为人道，五爻与上爻为天道。爻的排列不是随机的，而是严格效法天地人三才的结构秩序。

更重要的是，爻会"变"。阳爻可以变为阴爻，阴爻可以变为阳爻——这就是"变爻"。正是因为爻是动态的效法，它能够呈现天地之间阴阳消长的过程，而非仅仅留下一个静止的快照。

《系辞上》云：

"刚柔相推而生变化。"

又云：

"变化者，进退之象也。刚柔者，昼夜之象也。"

爻的阴阳变化，效法的是白昼与黑夜的交替、进取与退守的消长。这是一种**过程性的效法**，而非结果性的复制。这一点对于理解整部《周易》至关重要——《易》不是一部固定答案的百科全书，而是一部动态呈现变化过程的"活"的系统。

## 第二章："象也者，像此者也"——"像"的层级与象的认识论

### 一、"象"与"像"的微妙差异

紧接着"效"而来的是"像"。原文说："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"

初看之下，"效"与"像"似乎近义，但仔细辨析，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分。

"效"侧重于**动态的摹拟过程**——是一个动词性的行为。

"像"侧重于**静态的相似关系**——是一个状态性的呈现。

换言之，"爻"是在"做"（效法天地之动），"象"是在"显"（呈现天地之形）。爻是过程，象是结果；爻是微观的变动，象是宏观的格局。

《系辞上》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，恰好印证了这一区分：

"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。"

注意这里的顺序：先"设卦"，后"观象"。卦是由爻组成的，爻动而卦成，卦成而象显。也就是说，**象是爻动之后自然呈现出来的整体图景**。

这与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现象完全一致。天之象——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——不是单一的点，而是无数动态运动叠加后呈现出的整体图案。同样，六爻各自变动之后，它们共同构成的卦象，便是一种"像"——像天地之间某一种典型的关系格局。

### 二、"象"在先秦思想中的多重维度

"象"是先秦思想中一个极为核心且复杂的概念。要深入理解"象也者，像此者也"，我们需要考察"象"在不同语境中的多层含义。

**第一层：天象。**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引子产之言：“天事恒象。”天的事情总是以“象”的方式呈现。日食、月蚀、彗星、虹霓——这些都是天之“象”。先秦时代，观象授时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。《尚书·尧典》开篇即言：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。”“历象日月星辰”——这是对天象的系统观测与效法。

**第二层：物象。**《系辞上》云：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”这里的“象”是一个动词——将天下幽深复杂的事物，以相似的形容来比拟，使之可以被认知和传达。

**第三层：卦象。**八卦各有其象：乾为天、坤为地、震为雷、巽为风、坎为水、离为火、艮为山、兑为泽。这些象是对自然界基本元素的高度概括。《说卦传》大量铺陈了八卦之象的展开：

“乾为天、为圜、为君、为父、为玉、为金、为寒、为冰、为大赤、为良马、为老马、为瘠马、为驳马、为木果。”

一个“乾”卦，竟然可以象征如此之多的事物！这说明“象”不是一一对应的刻板映射，而是一种以类相通的联想网络。

**第四层：意象。**这是最为抽象的一层。《系辞上》云：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圣人立象以尽意。”这段话极为深刻——语言文字无法穷尽圣人之意，但“象”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象不是线性的逻辑推演，而是整体性的直觉呈现。一个卦象摆在面前，通达之人可以从中领悟到言语所无法传达的幽微之意。

王弼在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中对此有精彩的发挥：

“夫象者，出意者也。言者，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，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，故可寻言以观象；象生于意，故可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，象以言著。”

王弼进一步指出“得意忘象，得象忘言”——这与庄子“得鱼忘筌”的思路完全一致。《庄子·外物》云：

“筌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”

但我们必须注意：王弼的“忘象”说是魏晋玄学的发展，在先秦《系辞》的原初语境中，象并不是要被超越的工具，而是圣人之意的正当承载者。“象也者，像此者也”——象忠实地像着天地之道，它本身就是值得敬重的存在。

### 三、为什么“效”在前而“像”在后？

原文的排列顺序是先说“爻也者，效此者也”，再说“象也者，像此者也”。这个顺序是有深意的。

从生成论的角度看：先有爻动，后有象成。爻是构成象的基本单元，正如天地之间先有阴阳二气的运动（效），才有万物形态的呈现（像）。《系辞上》云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阴阳的交替运动是最根本的层面，万象纷呈是这种运动的宏观表征。

从认识论的角度看：先“效”后“像”，也暗示了一种认知路径——我们是通过观察事物的动态过程（效），才能把握其整体格局（像）。而非反过来。这与现代系统论中“过程优先于结构”的思想有着惊人的暗合。

---

## 第三章：“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”——内外之辩与易道的认识论架构

---

### 一、“内”与“外”的多层解读

“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”——这是本段话的第三层递进。前两层讲的是爻与象的本质（what），这一层讲的是它们如何运作（how）。

但“内”与“外”到底指什么？历代注家至少有三种理解。

**第一种理解：卦中之内与卦外之事。**韩康伯注云：“爻象动乎卦之内，吉凶见乎卦之外。”意思是，爻的阴阳变动和卦象的组合排列发生在卦体之内，但这些变动所对应的吉凶结果，则体现在卦外的现实事务之中。这是最直接的解读——著策成卦是“内”，事态发展是“外”。

**第二种理解：微隐之内与显著之外。**程颐《伊川易传》倾向于将“内”理解为幽微不可见的层面，“外”理解为显著可见的层面。他在解《坤》卦时说过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善恶积于微，而吉凶形于著。”爻象之动如同善恶之积累，在微细处运作；吉凶之见如同庆殃之降临，在显著处呈现。

**第三种理解：心之内与事之外。**这种理解带有更强的心学色彩。朱熹在《周易本义》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说法，但南宋以降的易学家（如杨万里《诚斋易传》）常常将“内”理解为人的内心修为，“外”理解为外在的际遇。在这种理解中，“爻象动乎内”意味着人通过研习爻象来涵养内心的洞察力，“吉凶见乎外”意味着这种内在修为最终会体现在外在的命运际遇中。

三种理解各有侧重，但并不矛盾。从先秦思想的整体格局来看，第二种理解最为贴近原义——它所揭示的，是幽微与显著、潜在与实现之间的转化关系。

## 二、“动”与“见”的哲学张力

注意原文中的动词选择：“动”乎内，“见”乎外。

“动”是主动的、过程性的——爻象在内部不断地运动变化。

“见”（此处读xiàn，显现义）是呈现性的、结果性的——吉凶在外部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。

这种动词的差异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关系：内在的“动”是因，外在的“见”是果。但“因”不是强行决定“果”，而是“果”自然从“因”中显现出来。这与《老子》第十六章的观点相呼应：

“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。”

万物的运动看似纷繁，但其规律深藏于根源之中。《周易》的运作机制也是如此：爻象的变动虽然复杂，但吉凶的呈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。

《系辞上》还有一段话与此呼应：

“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《易》之序也；所乐而玩者，爻之辞也。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

“居则观象”与“动则观变”——这正是“内”与“外”的实践性展开。在静居之时，研习卦象和爻辞以涵养认知（内）；在行动之时，观察变化和占断以因应时势（外）。

## 三、历史案例：筮遇困卦的晋穆姜

让我们以一个著名的历史案例来具体说明“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”的运作。

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记载了一个极为著名的筮例：

穆姜薨于东宫。始往而筮之，遇《艮》之八。史曰：“是谓《艮》之《随》，随其出也。君必速出。”姜曰：“亡！是于《周易》曰：‘随，元亨利贞，无咎。’元，体之长也；亨，嘉之会也；利，义之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。体仁足以长人，嘉德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然故不可诬也，是以虽《随》无咎。今我妇人而居于乱，固在下位而有不仁，不可谓元；不靖国家，不可谓亨；作而害身，不可谓利；弃位而媵，不可谓贞。有四德者，《随》而无咎；我皆无之，岂《随》也哉？我则取恶，能无咎乎？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”

这个案例极具启发性。穆姜筮得《艮》之变卦为《随》，史官认为“随其出也”——可以出去。但穆姜自己深入分析了《随》卦辞中“元亨利贞无咎”的条件，认为自己不具备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四德，因此虽得

《随》卦，却不能得到“无咎”的结果。

这正是“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”的生动注脚：卦象的呈现是“内”（动乎内），但吉凶的判断必须结合具体的人事情境（见乎外）。同一个卦象，对不同的人、在不同的处境中，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吉凶意义。卦象本身不自动决定吉凶——吉凶是卦象与现实情境交互作用后“见”于外的结果。

穆姜的解读展现了极高的易学素养。她不是机械地按照卦名来判断，而是深入爻辞的义理，与自身的实际处境相对照——这种方法论恰恰体现了“效”与“像”的双重运作：爻效法天地之动态，象像仿万物之格局，但最终的吉凶判断，需要将二者与具体的人事经验相结合。

## 第四章：“功业见乎变”——变的实践论与圣人的经世之道

### 一、“变”的三个层次

“功业见乎变”——这是原文的第四层递进，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。前面讲的是爻象如何运作、吉凶如何呈现，这里讲的是：功业——实际的治理成效——如何从“变”中产生。

先秦语境中的“变”，至少有三个层次：

**第一层：卦爻之变。**这是最直接的层面。爻有变爻（老阳变阴，老阴变阳），卦有变卦（本卦变为之卦）。通过观察变爻和变卦，可以判断事态的发展方向。《系辞上》云：“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。”变是化的裁制，通是变的推行。

**第二层：时势之变。**天下大势的变化——朝代更替、风俗迁移、制度损益。《系辞下》列举了十三卦的“制器尚象”，展示了圣人如何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创制器物 and 制度：

“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《益》。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嗑》。”

从伏羲到神农到黄帝尧舜，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是“取诸”某一卦象——即圣人从卦象中洞察到时势之变的要求，并据此创制新的器物与制度。这就是“功业见乎变”的直接体现。

**第三层：心性之变。**《系辞上》云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这一命题超越了具体的卦爻技术和历史事件，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生存智慧——当事物发展到穷极之处，必然要发生变化；能够变化，才能通达；能够通达，才能持久。《论语·子罕》中孔子面对困境时说“天之未丧斯文也”，这种面对穷困而不放弃变通的精神，正是对“穷则变”的生命实践。

## 二、为什么是"功业"而不是"吉凶"?

值得深思的是：前一句说"吉凶见乎外"，这一句说"功业见乎变"。为什么换了词？为什么不说"功业见乎外"或"吉凶见乎变"？

这里的措辞差异揭示了两种不同的关切层面：

**"吉凶"是对个体境遇的判断**——一个人的得失荣辱、安危祸福。它是从"爻象动乎内"直接显现出来的。

**"功业"是对群体事业的评价**——治国安邦、利济天下的实际成效。它不是简单地从卦象中"显现"出来的，而是通过主动的"变"——变革、因应、损益——才能实现。

这个区分极为重要。它意味着：《周易》不仅仅是一部占卜个人吉凶的手册，更是一部指导圣人因时制变、建功立业的经世之书。

《系辞上》云：

**"夫《易》，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；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"**

"极深"是认识论的深度，"研几"是对变化先兆的敏锐把握。圣人通过《易》来研究那些细微到几乎不可察觉的变化之"几"，从而在变化尚未充分展开之时就做出恰当的因应——这就是"功业见乎变"的深层含义。

## 三、历史案例：文王演《易》与周之兴替

最能说明"功业见乎变"的历史案例，莫过于周文王与《周易》的关系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

**"西伯盖即位五十年。其囚羑里，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"**

传统说法认为，文王在被囚于羑里期间，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，并系以卦辞。为什么文王会在囚禁之中演《易》？因为他正处于"穷"——一个人的自由被剥夺，国族的命运悬于一线。正是在这种穷极的处境中，他需要"变"——通过深入研究天地之道的变化规律，来寻找走出困境、建立功业的路径。

事实上，周代的兴起，正是一部"变"的历史。《尚书·牧誓》中武王伐纣时的誓词说：

**"今商王受，惟妇言是用，昏弃厥肆祀弗答，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……"**

商纣的"不变"——拒绝因应时势的变化、固执于错误的治理方式——导致了他的覆亡。而周文王、周武王和周公的"变"——因应天命的转移、创制新的礼乐制度——则成就了周代数百年的功业。

《系辞下》也明确说：

"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"

又云：

"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危。知者观其彖辞，则思过半矣。"

《易》正是在殷周之际那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局中产生的。它的辞多"危"——充满忧患意识——正是因为作《易》者深刻体会到了"变"的紧迫性和关键性。"功业见乎变"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，而是殷周易代这一历史巨变的深刻总结。

## 第五章："圣人之情见乎辞"——"情"的真义与辞的使命

### 一、"情"字的先秦语义：不是情感，而是情实

本段话的最后一层，也是最为含蓄深远的一层："圣人之情见乎辞。"

首先必须辨析："情"在先秦语境中的含义，与今天的"情感"（emotion）不完全相同。先秦的"情"至少有三个核心义项：

**第一：情实、实情。** 这是最古老的含义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"民之情伪，尽知之矣。"这里的"情"是与"伪"对举的，指真实的状况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"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。""有情"指道有其真实（情实），"有信"指道有其信验。

**第二：性情、本性。** 《荀子·正名》："性者，天之就也；情者，性之质也。"在荀子的框架中，情是性的质实内容——人天生具有的好恶喜怒等倾向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"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"情与性密切相关，是性在接触外物后的自然反应。

**第三：情志、意向。** 《毛诗序》："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"这里的"情"是内在的情志，通过语言（诗、辞）来表达。

回到"圣人之情见乎辞"，哪一种含义最为贴切？

韩康伯注取第一义，认为“情”指“情实”：圣人作卦辞爻辞，其中蕴含的是关于天地之道的真实内容。孔颖达《正义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：“圣人之情见于卦爻之辞，言圣人忧济天下之情，著见于辞也。”孔颖达实际上将第一义（情实）和第三义（情志）结合了起来——圣人的“情”既是关于天地之道的真实理解，也是忧济天下的深切关怀。

我认为，这种综合理解最为妥当。“圣人之情”不是单纯的情感抒发，也不是冷冰冰的客观记录，而是圣人以其对天地之道的深刻体认为基础，怀着忧济天下的深切关怀，将这一切凝结在卦爻辞之中。

## 二、“辞”的双重性质：断言与警示

那么，圣人之情为什么偏偏要通过“辞”来呈现？为什么不是通过“象”或“爻”？

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“辞”的独特功能。象可以呈现格局，爻可以效法动态，但只有“辞”——语言文字——才能提供具体的判断和引导。

《系辞上》云：

“象者，言乎象者也；爻者，言乎变者也。吉凶者，言乎其失得也；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。无咎者，善补过也。”

辞是对象的“言说”，是对变的“言说”，是对吉凶悔吝无咎的明确判断。没有辞，卦象只是一个开放的图案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。正是圣人之辞，为卦象提供了特定的方向——哪种情况下吉，哪种情况下凶，哪种情况下有悔有吝，哪种情况下可以无咎。

以《乾》卦为例：

初九：“潜龙勿用。”九二：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”九三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”九四：“或跃在渊，无咎。”九五：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”上九：“亢龙有悔。”用九：“见群龙无首，吉。”

六爻的爻辞，展现了一条完整的由潜而现、由跃而飞、由飞而亢的生命曲线。每一条爻辞都包含着圣人的判断——“勿用”、“利见大人”、“无咎”、“有悔”——这些判断不是随意的，而是凝结了圣人对“龙德”在不同阶段应如何自处的深刻理解。

“潜龙勿用”——圣人之情，忧在人才未遇之时的自保；“亢龙有悔”——圣人之情，戒在功成名就之后的骄亢。这些辞，既是对天地之道的如实描述，也是对后世之人的殷切告诫。

《文言传》对“亢龙有悔”的阐发尤为精彩：

"亢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。其唯圣人乎！知进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"

这段话充分展示了"圣人之情见乎辞"的意涵：圣人通过爻辞来警示世人——"亢"的本质是只知进而不知退。能够同时知进知退、知存知亡的，才是真正的圣人。辞中蕴含的，不仅是对某一特定处境的判断，更是圣人对整个人生进退之道的深邃洞见。

### 三、"见"字的再思考：为什么是"见"？

最后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：原文中连续出现了三次"见"字——"吉凶见乎外"、"功业见乎变"、"圣人之情见乎辞"。前两个"见"读作xiàn（显现），最后一个"见"也应读作xiàn。

为什么不谈圣人之情"在"乎辞、或"存"乎辞、或"寄"乎辞，偏偏要说"见"乎辞？

"见"（显现）暗示了一种本来隐藏而后来显露的过程。圣人之情，本来是幽深不可测的——《论语·阳货》中孔子说"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"圣人如天，其情不轻易示人。但通过卦爻之辞，这种深藏的情志才得以"见"——对那些用心研读的人显现出来。

这与《系辞上》另一段名言形成了完美的呼应：

"子曰：'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'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'圣人立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。'"

"立象以尽意"——象尽圣人之意。"系辞以尽言"——辞尽圣人之言。"设卦以尽情伪"——卦尽天下之情实与虚伪。但在这一切"尽"之后，圣人之"情"——那更为根本的关怀与体认——最终通过辞来"见"。

不是"尽"，而是"见"。"尽"意味着完全穷尽，"见"则意味着有所显露而未必穷尽。这个微妙的差异告诉我们：卦爻之辞能够显露圣人之情的一部分，但圣人之情是否能被完全穷尽？那是另一个问题。这为后人的持续解读和不断深入留下了永恒的空间。

---

## 第六章：四层递进的整体架构——从效法到见情的认知阶梯

---

### 一、重审整段话的结构逻辑

现在让我们退后一步，从整体上审视这段话的四层递进结构：

层次	原文	关键词	主题
第一层	爻也者，效此者也	效	爻的本质——动态摹拟
第二层	象也者，像此者也	像	象的本质——格局呈现
第三层	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	内/外	运作机制——幽显转化
第四层	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	变/辞	实践意义——经世见情

这四层从微观到宏观、从本体到实践、从天道到人事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阶梯：

**第一步：理解爻的本质——它是对天地之动的效法。第二步：理解象的本质——它是对天地之形的仿像。第三步：理解爻象的运作——内在的变动产生外在的吉凶。第四步：理解易道的归宿——功业从变中实现，圣情从辞中显现。**

这四步也可以被理解为理解《周易》的四个入门层次：

初学者先学"爻"——认识阴阳爻的基本含义和变化规则。进而学"象"——理解八卦、六十四卦的象征体系。再进而学"内外之理"——明白卦象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。最终领悟"变与辞"——通达圣人因时制变的智慧，品味辞中蕴含的深情。

## 二、与《系辞》其他核心命题的互文

这段话并非孤立存在，它与《系辞》中的其他核心命题构成了丰富的互文关系。

**与"一阴一阳之谓道"的互文：**"爻也者，效此者也"中的"此"，究其根本，就是"一阴一阳之道"。爻的阴阳二分，正是对这一根本之道的效法。

**与"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"的互文：**象在"道"与"器"之间起着中介作用——象不是纯粹的形而上（道），也不是纯粹的形而下（器），而是二者之间的桥梁。"象也者，像此者也"——象像着道，同时也像着器。

**与"显诸仁，藏诸用"的互文：**"爻象动乎内"是"藏诸用"——深藏的运作机制；"吉凶见乎外"是"显诸仁"——显现的教化功能。《系辞上》云："显诸仁，藏诸用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，盛德大业至矣哉！"天道"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"——天道无心地推动万物运转，但圣人有忧——忧天下之治乱、忧百姓之安危。这种"忧"，就是"圣人之情"。

**与"通变之谓事，阴阳不测之谓神"的互文：**"功业见乎变"中的"变"，正是"通变之谓事"中的"变"。变而能通，通而能久，久而成就功业——这是圣人经世的基本逻辑。

### 三、先秦诸子的回响

这段话所揭示的思想框架，不仅在儒家内部有着深远的影响，也在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中找到了回响。

**儒家的回响：**孔子论《易》，最终落脚于人事之变通与道德之修养。《论语·述而》载：“子曰：‘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’”“无大过”——不是追求大富大贵，而是避免重大的过失。这正是“吉凶见乎外”的实践性解读——学《易》的目的，是为了在纷繁复杂的人事变化中，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判断，避免过失。

**道家的回响：**《老子》第四十章云：“反者道之动。弱者道之用。”“反”是天道运动的基本方式——一切事物都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。这与《周易》中阴阳互变的逻辑完全一致。爻之所以要“效”天地之动，正是因为天地之动的核心规律就是阴阳的相互转化。老子的“反者道之动”与《系辞》的“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，可谓同源异流。

**兵家的回响：**《孙子兵法·虚实篇》云：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”“因敌变化”——这正是“功业见乎变”的军事学诠释。兵法的精髓在于因时因势而变，不拘泥于固定的阵法 and 策略。孙子之“神”，与《系辞》之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，在精神上是相通的。

**名家与墨家的回响：**虽然名家和墨家不以《易》学著称，但他们对“名实关系”的关注，与“象也者，像此者也”的命题有着深层的联系。名实是否相符——名称是否如实地“像”着事物的实际——这是先秦思想中一个普遍性的关切。惠施的“历物十事”中那些看似悖论的命题（如“天与地卑，山与泽平”），实际上是在挑战日常“象”的可靠性——我们所看到的“象”，真的如实地“像”着事物的本来面目吗？

---

## 第七章：从上古视角的根源性追问——卦爻符号何以可能？

---

### 一、符号与实在的原初统一

从上古思想的视角来看，“爻也者，效此者也；象也者，像此者也”这两句话，预设了一个极为根本的信念：人造的符号系统能够忠实地效法和仿像自然的真实秩序。

这个信念在今天看来或许需要论证，但在上古中国的思想语境中，它几乎是不言自明的。为什么？

因为上古中国人对符号的理解，与后世截然不同。在上古语境中，符号不是人为约定的任意标记，而是从宇宙秩序中直接提取出来的本质性图案。伏羲观天象、察地理而画八卦——八卦不是伏羲“发明”的，而是伏羲从天地间“发现”的。这就像考古学家不是“创造”化石，而是从地层中“发掘”化石一样。

《系辞上》云：

"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"

河图洛书——这是天地主动呈现给人的符号。圣人不是制作了这些符号，而是"则之"——效法之、遵循之。在这种观念下，符号与实在之间不存在鸿沟：**符号就是实在的自我呈现。**

这种"符号-实在统一论"在先秦思想中有着深厚的根基。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载韩宣子观鲁国藏书后感叹："周礼尽在鲁矣。"对于韩宣子来说，文献（符号）不是关于周礼的"描述"，而就是周礼本身的"在场"。同样，卦爻符号不是关于天地之道的"描述"，而就是天地之道的"在场"。

## 二、龟卜与筮占：两种符号生成方式的对比

要更深入地理解"效"与"像"的含义，可以将龟卜与著筮这两种占卜方式进行对比。

龟卜是将龟甲加热使之产生裂纹（兆），然后通过解读裂纹的形态来判断吉凶。在龟卜中，符号的生成是**物理性的**——火灼甲骨，产生裂纹，裂纹的形态不受人的控制。

著筮是通过操作著草（或后来的铜钱）按照特定的数学程序来生成阴阳爻，再组合为卦。在著筮中，符号的生成是**数理性的**——通过分策、揲策、归奇等步骤，将随机数转化为确定的阴阳爻。

《系辞上》云：

"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为二以象两，挂一以象三，揲之以四以象四时，归奇于扚以象闰。五岁再闰，故再扚而后挂。"

注意这段话中反复出现的"象"字："象两"——象征天地二分；"象三"——象征天地人三才；"象四时"——象征春夏秋冬四季；"象闰"——象征闰月的调整。**著筮的操作程序本身就是一套象征体系**——每一步操作都在效法天地运行的某一环节。

这与龟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龟卜中，符号（兆纹）是自然力直接产生的，人只是被动的解读者。著筮中，符号（卦爻）是人通过效法天地程序而主动生成的，人是积极的参与者。"爻也者，效此者也"——这个"效"字中蕴含的主动性，恰恰与著筮的操作方式高度吻合。

从考古学的角度看，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，商代以龟卜为主。而《周易》代表的著筮传统，更多地与周文化相关联。从龟卜到著筮的转变，不仅是占卜技术的变革，更是认识论的深刻转型——从被动接受天意的"兆"，到主动效法天道的"爻"。这一转变的哲学意义，正是"效"字所承载的。

## 第八章：先贤解读的汇通与辨析

### 一、汉代象数派的解读

汉代易学以象数为主流。以虞翻、荀爽、京房为代表的汉代易学家，对“爻也者，效此者也”的解读，侧重于爻的具体象数对应关系。

虞翻注此句时，着重从卦变、互体、纳甲等象数技法出发，认为“效此”指的是爻在特定位置上的阴阳属性与天地间具体事物之间的对应。例如，初爻效地之始，二爻效地之成，三爻效人之始，四爻效人之成，五爻效天之始，上爻效天之成。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和所处位置，都在效法天地人三才的具体运动状态。

汉代象数学的贡献在于：它将“效”的含义落实到了可操作的具体对应关系之中。但其局限在于：过分拘泥于象数的技术细节，有时会遮蔽“效”字所蕴含的更深层哲学意味。

### 二、王弼义理派的解读

王弼（226-249）是魏晋易学的革新者，他从义理的角度重新解读了这段话。

在王弼看来，“效”与“像”不应被理解为对具体物象的一一对应，而应被理解为对义理结构的抽象呈现。他在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中提出的“得意忘象”说，虽然引起了后世的巨大争论，但其核心洞见是深刻的：象是为了传达意而设的，如果过分执着于象的具体细节而忘记了它所要传达的意，就是舍本逐末。

王弼的解读对“圣人之情见乎辞”尤其有启发性。他认为，圣人之情“不是对天地万象的面面俱到的描述，而是对每一卦爻所处特定时位的义理判断。圣人关注的是“时”——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——而非“象”——这个卦到底像什么东西。

### 三、程朱理学的解读

程颐在《伊川易传》中，将“效”与“像”都纳入了天理论的框架。他认为，爻之所以能够效法天地之动，是因为天理（理一分殊的“理”）同时贯穿于自然界和符号系统之中。卦爻符号与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相互对应，不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因果联系，而是因为它们共同分有了同一个“天理”。

朱熹在《周易本义》中对这段话的注解相对简洁：

“效，放效也。像，仿像也。此皆指天地万物自然之理而言。”

朱熹强调"天地万物自然之理"——这将"此"的所指从具体的天象地理扩展到了普遍的"理"。在朱熹看来，爻不是在效法某一个具体的事物，而是在效法贯穿一切事物的普遍之理。

#### 四、船山实学的解读

王夫之（1619-1692）在《周易内传》和《周易外传》中，对这段话做出了极具特色的解读。船山反对王弼的"忘象"说，认为象不是可以被超越的工具，而是理之所在。离开了象，理无处栖身。

船山特别强调"效"的实践性含义：

"效者，非虚拟之谓也，乃实有其事而因以明之。"

意思是：爻的"效"不是空洞的拟议，而是对实际存在的事物和关系的真实呈现。这种解读带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——符号系统的有效性来自于它对物质世界的忠实反映。

船山还对"功业见乎变"做出了具有历史哲学深度的解读。他认为，"功业"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，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。商代的功业标准与周代不同，周代的与春秋战国不同——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"变"，功业的内涵也随之变化。这种历史性的理解，使得"功业见乎变"超越了占卜技术的范畴，成为一个关于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。

## 第九章：总结性反思——效象之间的永恒追问

### 一、这段话为什么重要？

回顾全文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"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；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，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"这段话之所以重要，在于它以极为精炼的语言，回答了关于《周易》的四个根本性问题：

**问题一：《周易》的基本元素（爻）是什么？**——是对天地之动的效法。**问题二：《周易》的呈现方式（象）是什么？**——是对天地之形的仿像。**问题三：《周易》如何运作？**——内在的爻象变动产生外在的吉凶显现。**问题四：《周易》的终极归宿是什么？**——功业从变通中实现，圣情从辞章中显现。

这四个问题涵盖了本体论（什么是爻和象）、认识论（如何从爻象认知吉凶）、实践论（如何通过变通建立功业）和价值论（圣人的关怀如何被传达）四个维度。一段三十余字的话，竟然构建了如此完整的哲学框架——这不能不让人惊叹于先秦思想者的概括力。

## 二、三个未尽的追问

然而，深入的分析也带出了一些未尽的追问，值得继续思考：

**第一个追问：效法的限度。** 爻“效”天地之动——但天地之动无穷无尽、细微无限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真的能够穷尽吗？《系辞上》自己也承认：“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”“广大悉备”是一个理想性的宣称，但从逻辑上说，有限的符号系统能否穷尽无限的宇宙变化，这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难题。也许答案在于：爻不是要穷尽天地之动的每一个细节，而是要把握其根本性的模式和结构——正如数学公式不需要列举每一个具体数值，就能表达普遍的数量关系。

**第二个追问：吉凶的客观性。** “吉凶见乎外”——吉凶是客观地“在那里”的，还是依赖于解读者的主观判断？穆姜的案例已经暗示了一个答案：吉凶不是卦象中固有的属性，而是卦象与具体处境相互作用后呈现的判断。但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不同的解读者面对同一卦象，完全可能做出不同的吉凶判断——这是否意味着《周易》的“客观性”实际上是一种“主体间性”？

**第三个追问：圣人之情的可传递性。** “圣人之情见乎辞”——但后世之人真的能够通过辞来完整地领会圣人之情吗？《系辞上》说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——如果言不尽意，那么辞也不可能完全尽圣人之情。辞所能“见”的，只是圣人之情的一个面向。这意味着，对卦爻辞的解读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——每一代人都可以、也应该从辞中发现新的意义。这或许正是《周易》历经数千年而生命力不衰的根本原因。

## 三、效与像的当代启示

最后，让我们思考这段话对当代的启示。

在一个信息爆炸、符号泛滥的时代，“效”与“像”的命题具有格外尖锐的现实意义。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和消费海量的符号——文字、图像、数据、算法——但这些符号真的在“效法”和“仿像”某种真实的秩序吗？还是说，它们只是漂浮在虚空中的空洞标记，与任何真实都失去了联系？

先秦圣人画卦系辞，始终保持着对天地之道的谦卑敬畏。他们的符号系统是“效”和“像”——是对比自身更大的秩序的忠实呈现。而当代人制造符号的方式，往往是“作”和“造”——是凭主观意志随意构建的。当符号不再效法任何真实的秩序，当图像不再仿像任何真实的存在，符号就失去了它的本分——它不再“效此”，也不再“像此”。

也许，重读“爻也者，效此者也；象也者，像此者也”，能够提醒我们：一切有生命力的符号系统，都必须植根于对某种更大秩序的敬畏与效法之中。离开了这个根基，符号就只是噪音，象就只是幻影——既无法呈现吉凶，也无法成就功业，更无法传达圣人之情。

## 结语

---

"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；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，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。"

这三十余字，穿越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，至今仍然以其精练的表述和深邃的内涵，激发着每一个认真面对它的思考者的追问。从"效"到"像"，从"内"到"外"，从"变"到"辞"——这不仅是理解《周易》的路线图，更是一套关于人如何认知世界、回应变化、表达真实的完整方法论。

先秦圣人以"效"的谦卑开始，以"情"的深沉结束。在效法天地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变化的规律；在呈现吉凶的过程中，他们建立了判断的标准；在因应时变的过程中，他们成就了经世的功业；在锤炼辞章的过程中，他们留下了不朽的关怀。

而我们——后世的解读者——所能做的，就是怀着同样的谦卑与认真，一字一句地研读这些辞，试图在其中窥见那穿越千古的圣人之情。

这，就是易道的生命所在。

---

(全文完)

作者：玄机编辑部

---

### 参考文献：

1. 《周易正义》，（魏）王弼注，（唐）孔颖达疏
2. 《周易本义》，（宋）朱熹
3. 《伊川易传》，（宋）程颐
4. 《周易内传》《周易外传》，（明末清初）王夫之
5. 《周易集解》，（唐）李鼎祚辑
6. 《左传》，杜预注，孔颖达疏
7. 《尚书正义》，孔安国传，孔颖达疏
8. 《说文解字注》，（清）段玉裁
9. 《论语集解义疏》
10. 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》
11. 《庄子集释》，（清）郭庆藩辑
12. 《史记》，（汉）司马迁

---

原文链接: <https://profound.fate-craft.com/blog/zhouyi-yao-xiang-gengyuan>

天问 · 先秦文化研究 | profound.fate-craft.com